

“春分竖蛋”习俗来源 及署名刘长卿的《春分》诗

文/裴伟

署名“刘长卿”的《春分》诗，写了春分立蛋的传统：日月阴阳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

春分立蛋，据笔者回忆长期生活的江淮地区，却是没有经历或听说过，印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某晚报读到的新闻，称为孩子们的春分游戏。笔者用“立鸡子”“竖鸡子”“立卵”“竖卵”这些词搜了一下，没有发现古籍中有相关说法的，只是《古今图书集成》中有“相面”的地方提到过一处“头如立卵”，别的文献都没有。

春分，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中特有的，国外没有这个说法，有国家可能有相似的节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4个阳历日是根据太阳直射的位置决定的，只要是在北半球，就是同一天。春分是伊朗、土耳其、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新年，有着3000年历史。

汉语“春分”的“分”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昼夜平分”，在春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等长。另一个含义是“季节平分”。古时以立春到立夏之间为春季，而春分日正处于两个节气之中，正好平分了春季。古书中涉及春分习俗的内容不多，条目更少，都用不着摘录，全部如下：

《礼》曰：春分之日玄鸟至。后五日，雷乃发声；后五日，始电。

《传》曰：玄鸟氏，司分者也。（春分来，秋分去）

《易通卦验》曰：震，东方也，主春。春分日，青气出直震，此正气也。气出右，物半死。气出左，蛟龙出。震气不出，则岁中少雷，万物不实，人民疫疾。

《孝经说》曰：春分之日，日在中衡。又曰：斗指卯为春分。

《齐人月令》曰：春分不杀生，不吊疾。君子齐戒，衣夹衣，导引，不食生冷。

《白虎通》曰：明庶风，春分至，王者修封疆，理田畴。

198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一条“立春竖蛋”的记载（题为《竖蛋随想》，作者李林），文章写道：

1945年立春那天，就有一位杨先

生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在桌子上一并排竖起三十个鸡蛋。在此之前，是否有人真正把蛋竖起过，无从考证，这次首开竖蛋量上的纪录怕是没有争议的……这位杨先生在掌声中宣言：仅仅只能在立春这一天，万物化生，地气向上，鸡蛋才能竖得起来。

在1945年立春，合众社记者瓦尔特·伦德尔记录下了另一个立蛋场景，他看到的立蛋的中国人叫魏景蒙，任职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经国先生身边的东方朔”。那天是1945年2月4日，立春。

那天，魏景蒙拿出一篮生鸡蛋，为女儿演示如何在立春到来之际将一颗生鸡蛋立起来。这一切恰巧被瓦尔特·伦德尔看到了。他也亲自试着去立鸡蛋，却始终不明白生鸡蛋为何能立起来。

这样看来，立春立蛋千百年来与华夏信仰及生活习俗无关，而其最早是与立春联系在一起的，并非春分。

再看开头的这首诗，近年网上流传很多，署名“长卿”“司马长卿”“刘长卿”，称“这首托名‘长卿’的《春分》诗，对春分时节的天文、物候、民俗、生活等方面情况都做了较好的概括和描摹”。

我们来看这首诗文本，首先肯定不是司马相如的汉诗，不像“五言长城”刘长卿笔下的佳作，理由是第一句虽强调昼夜平分，但“日月”不妥，春分何来月亮？第二句“辞桃花寒”连续4个平声字，以及“寒”字押韵，显然不合近体诗格律。第四句“川上良人”之类，句法不对。因此，这显然是冒牌的“唐诗”。

最早出现“春分”的诗是《燕歌行》，作者是北周庾信，“春分燕来能几日，二月蚕眠不复久”。总览刘长卿写的诗作，没有发现“春分”，写润州的几首“万里辞家事鼓鼙，金陵驿路楚云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马蹄”（《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对水看山别离，孤舟日暮行迟。江南江北春草，独向金陵去时”（《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七言六言，都写在春天。

近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诗“雨晴多变朝昏异，昼夜均分岁序更”（《春日五首 其二》），这是诗人之诗。

拜族谱

文/李学军

每年春节，村里的李氏子孙都要祭拜族谱。族谱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是装订成册的本子，记载着仙逝祖先及繁衍后代的宗支关系，每个李姓家庭都有一本；另一部是一面用特殊纸质材料绘制形成，内容与成册本子差不多，在大年初一张挂起来供后人瞻仰和祭祀用的，又叫挂谱。族谱于2001年由村里几名耆老编纂修订。从那时起，每年一次祭拜族谱习俗开始兴盛起来。族谱按照宗族脉络轮流值年，轮到谁家就要负责筹备相关事宜。

那年我家轮值。大年初一大早，我刚上完灶台老爷的香，就迫不及待掀开那老式箱柜，取出存放一年的家谱，小心翼翼解开外面裹布，慢慢展开，又用手轻轻拨弄了一下折痕，细细端详，满眼敬重。把家谱挂在墙上，家人在供桌上摆供品，放香炉，燃火烛，烛光曳曳，香烟袅袅。约莫八点半钟过后，李氏子孙们陆陆续续都来祭拜族谱，在相互道一声“新年好”客套话后，按顺序每人轮流取香、燃香，然后对着挂谱虔诚祈祷，进香下跪，顶礼膜拜。步履蹒跚的老人颤颤巍巍执意下跪，牙牙学语的孩童在成人指引下恭而有礼敬拜，因为此时每个人都以敬拜祖先为荣，都以李氏子孙为傲。

族谱是祖先灵魂的安放处，是李氏后人凝聚精神的寄存地，是维系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亲情的港湾。你听，祖先遥远的脚步声正轻轻叩响室内每一寸泥土，他们就坐在儿孙的身旁，慈祥地轻抚着亲人们的脸庞。从远古飘荡过来的血缘亲情气息，浓得怎么也化不开，怎么也散不去。

正月的阳光映照在身上暖意涌流，我默默注视着挂在墙上的族谱，慢慢地有一种很古老的思绪从我的心底深处浸润出来，仿佛一个遥远的声音从那族谱里呼唤着我。我的祖先们就活在这族谱里面。他们一个一个、一代一代迎面向我走来，熟悉而陌生，贴近而遥远，栩栩如生而又无踪无影。一百四十多年前，一位年长女子携带着三个儿子为躲避战乱，从扬州步履维艰日夜奔波赴茅山烧香拜佛祈求生活安定，途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看到这山明水秀之地，年长女子在山岗上站一站，逡巡一遍这满目荒凉的土地，仰视天空“嗷嗷”长啸几声，便躬身下拜先到达这里的外姓人为年长一辈，决定与儿子们在这里立身安命，开始了伐木为屋，铺柴当床的生活，每日升腾起的是那个有饭吃有衣穿的人类最为原始也最为卑微的希望。那希望是农耕人最了不起的希望，一间温暖的农舍，几块属于自己的

土地，为了这个希望，则需要用毕业的精力去争取。

现在，我已经不能目睹祖先创业的艰难，但我能够想象。那时候虽不是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但其生存之艰难，远远超过现在。无论酷暑寒冬，也无论风霜雨雪，都必须把自己的手磨砺在竹制的锄把上，把自己的肩膀深勒进粗麻绳里以身耕种，将自己的皮肉拍打在岁月的鞭梢。几捧清泉，几块薄田都需要榨取祖先骨髓中的精力，而一场暴雨，几天干旱，都会将希望冲入泥土如肥皂泡般地破灭。盛在那只缺角的瓷碗里的，永远都是野菜比粮食多，眼泪比欢乐多。祖先们在一次次跺脚痛哭之后，唯有抹干眼泪，又被逼无奈地把汗水洒在土地上，让自己的皮肤被烈日和暴雨犁出深深的褶皱。因为无论何时心里总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响起，每次失望后面，总会有一个崭新的希望崛起。最终，我的祖先以其顽强不屈的秉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把自己的名字稳稳地刻写在这宽1米见方、长不足3米挂谱里。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一个现今拥有百余人名叫“张沿沟”的小村落，就诞生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成为了祖国大家庭里一分子。曾有人戏讹，说是李氏先人能建成那一处拥有青砖黑瓦三进两厢的清代建筑，肯定是捡到了金元宝而香火旺盛，钟鸣鼎食。他人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辉煌，殊不知，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里，那悲痛辛酸往事又有谁知？母亲曾说过，她的外婆由于终年劳累身体弱，体重不足百斤。每年收获的粮食都舍不得吃，宁愿卖掉换取钞票来砌房造屋。大伏天没有换洗衣服，每日累得一身臭汗，夜里洗了晾干第二天再穿上身。

族谱无言，春节浓烈的氛围感染着每位李氏后人，大家在享受明媚阳光之时，用欢声笑语与祖先隔着时空对话交流。族谱上每人名字都是用红色与黑色来区别活着和死亡，而我父母名字在李氏“文”字辈分中用的是黑色字体，赫然醒目。父亲在“文”字辈分中年岁最长，去世最早；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母亲在父亲去世九年后也决绝追随而去。一代又一代的李氏族人，无论长寿或早夭，聪明或愚钝，勤劳或懒惰都一一走进了族谱，用他们热烈生动的生命铸成了挂谱上这一方厚重而冰凉的文字。族谱，记载着他们悠悠岁月里载入天地间留下的生命痕迹。

